



初夏，布谷鸟唤醒乡愁(外二首)

◎李新勇

初夏微醺，布谷鸟鸣声悠扬
水在水中流淌，风在风中甜香，
田野里金黄的麦浪滚滚
摇曳又一年的丰收的希望
被鸟儿唤醒的乡愁
在心底次第绽放
香樟花开，荷叶换装
永不褪色的青山绿水
在游子心中珍藏

如水的风，吹拂着我的面颊
我用目光将每一寸田野丈量
仿佛丈量我心中的记忆
从前的记忆早已物是人非
多少刻骨铭心的细节
已是无法复制的过往
莫回首，回首是苍黄

春风吹来忘了谁

燕子穿过江南烟雨
衔着春天回来，清亮的呢喃
濡湿在花草迷离的季节里
曾经相送的码头
仍就有汽笛拉响，关于你
泛黄的记忆在中年人的世界
挥之不去，那些点点滴滴的往事
如同春雨落在青石板路上，细细
密密
一闪光，便不见踪迹

你在看不见的远方
依然年轻，依然美丽
带着十九岁的羞涩和俏皮

青草又绿，谁知道是不是当年的青草
花朵又灿烂，早已不是当年的旧迹
只有那些当年不动声色的道旁树
越长越高大，高大成眼前的一道山脊
远离故乡八千里，我已找不到
那一擦将闪亮的日子
化作安静汉字的青春日记
只有两个当事人的故事
我若不回忆，谁还会记起

长江以北的春天

总会比江南迟一点，仿佛
春风要渡过长江
也得靠南来北往的行船
可没有哪一项标准低于江南
潮湿的土地上，春风轻抚嫩芽
油菜花黄、泡桐花紫
桃花用最传统的姿势撑开场面
麦子初醒，油绿润泽
希望的旋律暗合生长的节拍
朝霞映照，树冠上的云朵安静如
打坐
燕子归来，鸣声婉转
江北的春天，也是生命的礼赞

麦芒上金色的阳光在成长灌浆
搬着食物归巢的蚂蚁
用奔忙的身影拥抱生活，拥抱梦想
长江以北的春天，阳光安装了马达
轰然升腾的气势掩盖了寒冷的
叹息
让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都平凡简单

脚踩白练舞翩跹

◎施敏



酝酿醋中茅台

◎明前茶

路过赤水河畔的茅台镇，我发现了奇妙的场景：一家醋厂的阔大场院里，盖有密封盖子的醋缸，像出征的士兵一样整齐排布，空气中散布浓郁的酸香，而这种冲烈的酸香闻起来口舌生津，竟有奇妙的回甘。

见我好奇张望，一个手持木铲前来翻缸的老师傅朝我微笑，他轻拍其中的一口大缸，骄傲地说：“朝西的这排大缸，里面装的醋坯已经暴晒了两年半，今年夏天就可以淋醋了。出了赤水河这块黄金河谷，就算有一样的太阳、一样的草药、一样的米和麸皮，都不会有我们这种茅台级的醋了，赤水晒醋可以倒在杯子里细品。老人们都说，孩子贪吃积食，用温开水调一勺晒醋吃，只要半天，孩子就不会腹胀难受了。”

老醋工一家三代都在此地晒醋，对醋的发酵工艺倒背如流。原来，做醋需要从栽种、采集中草药干起，担当醋曲的草药有20多种，包括野生麻黄、桂枝、香灵草、柴火等，采来草药，需要在太阳下暴晒一年以上，再按配方粉碎，调入大米和糯米熬出的粥中发酵，接着，将伴有酒曲的粥与麸皮按1:3的

比例混合，铲入发酵槽，盖上草席，静静地等待微生物的奇妙作用。整整三十天，无论晴雨，都要充分地翻动发酵物，这样才能制成醋坯。

接着，漫长又与众不同的发酵过程开始了——这些湿漉漉的醋坯装入直径一米的大缸里，表面压上一层白雪般的食盐，杀菌封口，在露天环境下进行大约三年的暴晒。尤其在端午、中秋等微生物种群迅速壮大的黄金时段，工人要开盖进行暴晒。

在晾晒过程中，整个场院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完整的春夏秋冬，赤水河畔云雾缭绕，风云变幻，看不见的微生物种群在河谷中迅速发展壮大。晒院里的野花野草自然枯荣，晒醋工们一般都不去干预它。这门技艺世代传承，工人们的爷爷都交代过：酿造醋明亮复杂的酸香，与晒院里的这些小环境有关系。老一辈深信，赤水河畔的晒院里住着“醋神”，若把泥地铺上空心砖，把空心砖中钻出来的百草都薅光，或者干脆给晒场做硬化处理，惊动并得罪了“醋神”，晒出来的醋，味道也许就没法那么醇香又活泼了。

没错，连那些已经晒过几十年醋坯的老陶缸也不能轻易换新。若是一批新缸要上马，必须将老缸中晒过两年的醋坯移过来，再晒一年半，“醋神”才会青睐这些新缸子。

晒过三年，终于可以用山泉水淋出深沉又清亮的浓褐色醋汁，完了吗？没完，这些醋汁还需要舀入宽口的晒醋缸里，再晒上至少半年，直到醋汁浓缩成近乎黑褐色。每天晚上，夜露下来的时候，要给晒醋缸戴上一顶箬叶编的“大斗笠”，要确保微生物可以抵达陈酿的过程，而雨露、冰霜不可抵达。慢慢地，浓郁酸香充斥着整个场院，连工人们的粗布衣衫上都有洗不净的醋味，绵、酸、甜、醇厚。回味悠长的醋，经历了1670天的完整等待，才成形了。

老醋工的爷爷活到87岁，父亲今年已经满90岁了，老醋工淡淡地说：他们一辈子都在拌料、晒坯、淋醋，炖肉煮鱼、拌和粉条都少不了一口浓郁又顺口的醋。他们到了年纪很大的时候，依旧是一个消化力很棒的、有腱子肉的老头儿，一生都没有因重病住院。



越来越甜

◎黄诗淇

紫藤萝似乎一念之间就全开了。前几日的枯黄现已汇集了春的生机，在和风中蓬勃生长成了一簇簇的紫，深浅不一，如瀑布般倾泻下来。

细赏春光，思绪却不由沉入深海，几年前春的模样慢慢浮现。老家旁有许多工厂，高高的银白烟囱从林立的楼房中凸出，冒着缕缕丝丝的灰烟，消散在空中，随着机器运作的噪声，日复一日。

少时出游，遇见不知名的工厂，一团团乌烟瘴气，如刺鼻的劣质黑纱，遮盖了清蓝无际的天空。污水入河，河连着天，天向着河，两者似乎都被削平了灵动，在隆隆作

响中变得格外恐怖。

那时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了，直到有一天随父母去了国外一城。天空虽称不上万里无云，却也似那熠熠生辉的宝蓝玛瑙，衬得金亮的阳光也生动起来，照得人心也甜滋滋的。

“为什么这里的天那么蓝？”疑问在心中升起。

回家后，我随着日历一页页地翻去而长大。茶余饭后，总会听到父母谈起政府要求整治污水乱排，废气要求先过滤再排放。于是，家旁的工厂就没有了令人作呕的臭味，平日也不再如山洪般轰隆作响，似乎一下子静默了。一夜

间，头顶的蓝天也亮了几度，轻风似乎也能吹起涟漪，世界变得越发清明了。

过了几年，一家乘车出游，再次路过那家工厂，那里已是一座小公园。满眼的绿树葱茏，繁花盛开。漫步的老人、嬉戏的孩童、手挽着手的情侣……是啊，这里俨然成了一幅画了。

“妈，天好蓝好蓝！”我兴奋地叫起来。母亲微微点头，浅笑，眼里映着天空。我的心中又泛起一股甜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百姓生活的清明为生活着了色、添了甜。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也一定会越来越甜！